

挣断枷锁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19346

830.2
1048



挣断枷锁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封面設計：師院藝術系供稿

掙斷枷鎖

雲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（昆明書林街100號）
（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新字第0011號）
雲南人民印刷廠印裝 雲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40}$ 印張 $1\frac{11}{20}$ 插頁 1 字數 22,000
1965年9月第一版 1965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數 1-55,310

統一書號：T3116·125

定 價：（5）一角二分

830.2

統一書號：T 3116·125 定價：一角二分

目 录

挣断枷锁	(1)
他没有等到这一天	李 乔 (19)
脚 印	吴祥祉 (35)
永远跟着党	岩 峰 (50)

掙斷枷鎖

小涼山翻身奴隸阿魯克火家史

三十四年前的一个秋天，高山上的枫叶紅了，滿山坡的洋芋也收完了。四川大涼山的奴隸主胡阿都家，擇定了一个吉日做“白”祭鬼神。这天清早，奴隸主胡阿都叫我們娃子杀羊宰鸡，砍柴背水，忙得气都喘不贏。奴隸主吃吃喝喝，我們当娃子的还跪在火塘下边，服侍他們。客人們已經吃完，奴隸主胡阿都伸腰打个哈欠走出去了。这时，一个客人喝得醉醺醺地走到我面前，嘴里喃喃地說：“賞……賞你一杯酒……”就順手端起一杯酒递到我的嘴边。想不到，胡阿都象一陣风似地卷进来，看見我喝酒，就破口大罵：“狗只能吃屎，烂娃子还敢喝酒，心比竊鍋还大了！”我

忙說：“色坡，是这位客人給我喝的。”胡阿都根本不听，橫眉瞪眼，抓起烧得火紅的栗柴头，猛地打在我的肩膀上，一陣钻心的疼痛，使我昏倒地上……

这时，我阿媽晓得我被奴隶主打昏了，就急忙跑了进来，伸手抱住我，泪珠扑簌簌地往下掉，滴在我的脸庞上。狠心的胡阿都一把将阿媽推倒在地上，粗声粗气地罵道：“烂娃子，你哭哪样？再哭，連你的眼珠都要挖掉！”阿媽仍然哭个不停，胡阿都抓起火鉗，揪住阿媽的头发，沒头沒腦地毒打了一陣。我阿爸忙丢开手中的活路跑过来，把我抱在怀里。当我苏醒时，只見他满脸泪痕。我颤抖着問：“阿爸，我們为哪样这样苦？”阿爸一边掉眼泪，一边用手撫摸着我的額头，悄悄地說：“孩子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被主子打死划不着——”这时，奴隶主胡阿都酒气醺醺地冲了进来，一脸橫肉，呲着黃牙說道：“嗨！我有的是娃子，你們这些死娃子竟敢在我家里哭鬧！”

阿媽在地上掙扎着說：“色坡，你把我娃娃打成这样，叫当阿媽的咋个不心疼！”胡阿都見阿媽敢与他頂嘴，罵道：

“嗨，你們不要命了。老子要燙死你！”罵罷，他左脚一躁，飛轉身，提起一壺滾開的開水，要朝阿媽嘴里倒；阿爸丟開我去奪水壺。伙伴們也跑過來拉住胡阿都的手。可是，這個狠心的奴隸主一股勁把一壺開水全潑在阿媽身上。阿媽的整個臉龐、脊背和肚皮被燙得紅腫了，老大的水泡一個挨一個，痛得阿媽倒在地上打滾……

晚上，奴隸主把阿媽丟在院坝里，不准阿爸去看一眼，只見阿媽滿身流黃水，爛皮肉粘在篾筥上動彈不得。

奴隸主的心比豺狼還狠。阿媽遭了這場折磨，躺了三個月，燙傷才好。一天晚上，阿爸悄悄對我們說：“我們逃走吧，要活下去，只有到沒有豹子，沒有主子的地方去！”我們想不出別的方法，只有逃跑。我們一直等到半夜，飛跑出來，鑽進了老林里。

我們白天躲黑夜走，一路上的苦啊那是沒法說了。走了好多天，好不容易才逃到了小涼山。本想擺脫胡阿都的魔掌，哪曉得，我們逃走后，胡阿都便派人到處找我們，到處給他的親戚、朋友送口信。所以，我們剛走進米家部落

的那一天，就被米家捉住，捆起来送到胡阿都家。

回到胡阿都家，奴隶主立刻叫人用泼了水的麻索，把我阿爸阿媽捆起来吊在圓根架上，拼命地抽打；还叫我跪在一旁看阿爸阿媽受刑。胡阿都一边打，一边大声罵：“好大胆的娃子，看你們再敢逃！”一眨眼，阿爸阿媽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。我爬起来向奴隶主哀求，話还没說完，那无情的木棒又打在我的身上。胡阿都揪着我的耳朵，說：“你再象他們一样逃跑，我打死你喂野狗！”說罢，又是一陣拳打脚踢，我也昏过去了……

吊了三天三夜，阿爸阿媽只差一口气就要死了。奴隶主因为不願輕易失去两个能做活的娃子，才将阿爸阿媽放了下来。过了几天，阿爸将我叫到跟前，微微睜开眼睛，吃力地說：“克火：阿爸不行了，你……你……要报仇啊！”我說：“阿爸，我記住你的話！长大了一定报仇！”我刚說完，阿爸閉起眼睛，一动也不动了。他带着滿腔的忿怒，永远离开了我們。

阿爸刚死，我眼泪还未拭干，阿媽又死了！剩下我一



人，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吃人的狼窝蛇窟。

我失去了阿爸阿媽，胡阿都对我管得更加严厉了。但是，我咋个能忘記阿爸的話呢？我还是要逃跑！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趁奴隶主睡熟了，我輕輕地爬起来溜出門，一个人在老林里横冲直闖，衣服被树枝挂破了，嘴皮干裂了，整日沒有一顆洋芋下肚，但我还是拼命地跑。五天后，我又落到了小凉山奴隶主余子哈家。因为余、胡两家是冤家，余子哈一見我是胡家的娃子，就說：“好了，来到我家，我让你当百姓^①。”我听了很高兴，以为从此以后可以不再当娃子了。

可是，不过两天，余子哈就把我叫到面前說：“克火，

① 百姓，是解放前小凉山奴隶社会中除黑彝(世襲貴族)、娃子(奴隶)以外的一个阶级，其社会地位在奴隶之上，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数量不等的生产資料。百姓中，又分大头百姓、百姓、穷百姓。大头百姓是百姓中的富裕者，有的已上升为奴隶主，但人数占百姓一半以上的穷百姓，实际上是半奴隶，而且随时都有淪为奴隶的危險。这里提到的百姓，一般都是指穷百姓而言。奴隶主常以当百姓为誘餌，煽动与他敌对的寨家家中的娃子逃跑过来。

你再搶几个娃子来，我才让你当百姓。”我想，要我去搶娃子，再让别人来受这份罪，我不干。我回答道：“色坡！这事我不干！”余子哈說：“你不干，就休想当百姓！”我惊惶地問道：“色坡！你不是答应过我当百姓，咋个又——”我話还没說完，余子哈就板起面孔，凶恶地盯着我。等他默默地想了一想，又换了副面孔对我說道：“你既是从胡家跑过来的，我不能亏待你，給你配个老婆吧！”我接着說：“搶娃子的事我决不干！”余子哈狠狠瞪我一眼，走开了。

这以后，我就当了分居娃子。狗主子明說是不亏待我，实际上让我当分居娃子，全是为他打算。他可以从我身上不花一文錢地得到小娃子。对我们來說，苦日子与鍋庄娃子一样难过，每天照样要給奴隶主做活，平时积攒点“私房”，逢年过节，要送礼給奴隶主；奴隶主比对鍋庄娃子多两三倍地榨取着我们的血汗。

痛苦的生活熬过了一年，原来是冤家对头的余、胡两家开了亲，要送财礼。余子哈叫我拿出一百二十个白錠，說拿不出来，就贖不了身，連分居娃子也不准当；出了还可

以当百姓。真是娃子的灾难比天上的星星还多！我再三請求，奴隶主蛮横不讲理，日催夜逼，硬要我交銀子。我无法只有冒着生命去撞一撞，看看世上到底有没有我們娃子站脚的地方。我听别人讲，过了金沙江，在远离小凉山的丽江沒有奴隶主。一天晚上，我帶着妻子又逃了出来。我們摸着黑，脚不停地奔跑。跑到金沙江边时，正是炎热多雨的七月，江水暴涨，渡口无船。急得我們在江边走来走去，想不出办法。这时候，余子哈的狗腿子追赶来了。我們終于被捆着拉回余子哈家，整整毒打了一天。我的脖子上被拴了百多斤重的鉄鏈，脚上还套了桶粗的木靴，一步也不能动弹了。

我这次逃跑，余子哈不杀死我，是有他的打算的。他叫来了我的伙伴們看我受刑，妄想吓一吓他們。同时，他还杀羊煮酒，宴請周围的奴隶主，显显他的闊气和威风。余子哈夸耀地說：“你們看，我們黑彝的本事多么大，任你飞上天，也要抓回来；你若钻地，也要把你揪出来。誰还敢逃，就看看克火！”說罢，便請大黑彝余国栋用木棍打我。

我一直受着残酷的折磨，妻子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整整躺了两个月。等我们伤势开始好转，伙伴们凑足了一只羊、一口猪，向奴隶主“赔礼”，余子哈才解了我们身上的锁链。

小凉山的枫叶红过四次了，娃子的生活又过了四年。我们有了一个小女孩。刚学会走路，奴隶主余子哈就打算出卖她了。我便悄悄跟妻子商量，带着孩子又逃跑了。这次逃跑还算顺当，一下就跑到了四川省大凉山境内。可是，那时候，世上根本没有受苦人的出路。一路上想讨点饭糊口都困难，要寻找个安身的地方，更是没有办法。受苦挨饿还不算，病魔象故意跟我们娃子为难似的，紧缠着我们，一场高烧热病夺走了我的妻子。我拭干了眼泪，埋葬了妻子，背着孩子，翻过一重重山，跨过一道道河，走一村，要一村，无家可归，四处流浪。

真是“东有豺狼西有虎”。不几天，我又被奴隶主刘鲁哈捆住了，拉到他家当了娃子。每天我把孩子放在院坝里去做活。晚上回来，多看一眼自己的孩子都要受奴隶主的打骂。奴隶主这样残暴，我实在受不了，真想不要这条

命跟他拼了。有一天，奴隶主叫我去犁地，我下定决心不干；奴隶主刘魯哈发起火来。我对他大声說道：“你这狗色坡，……天菩薩要杀死你！”真沒想到，今天他不象平常那么凶恶，不声不响地走开了。我也就吆起牛犁地去了。

天色将晚，太阳騎在山梁子上，已經是收工的时候了。忽然，一个年老的女娃子嫖金喘着粗气，滿头大汗地向我跑来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說：“克火！我看見你的孩子被卖給张阿清家。她可怜得很，被抱走时，‘哇哇哇’地哭个不停。还有，还有你今晚上不能回去！”我惊惶地問道：“为哪样事呀？”她滿脸老泪，結結巴巴地說：“我听見主子商量好了，今天你和主子頂嘴，說你吃着豹子胆，今晚一定要活活打死你！你赶快逃跑吧！”她說着，慌忙从怀里掏出一个莽粑粑递給我。我忿忿地說：“主子要我这条命，我跟他拼了！”好心的嫖金却急得一时說不出話来，好一陣拉住我不放，接着又劝我說：“克火！不能死呀，还是听我的話，快逃吧！”說着，她哭得象个泪人。我怕她为我担心，就說：“我

听你的話，将来我一定要报仇！”就这样，我含恨逃了出来。

我在老林里，一个脚步一把眼泪地跑着，一天一夜的功夫，我已經跑出了包都区水草坝乡，肚子餓得咕嚕咕嚕直叫，全身一点力气都沒有。我就钻进一个寨子去討点飯吃。哪晓得不钻还好，一钻又惹出了大祸。恰巧碰見了奴隶主余子哈的老婆余史各。她一看到我，就叫狗腿子把我包围起来。这真是一场意外的灾难啊！

回到奴隶主余子哈家，余子哈真象是凶神恶煞，指使狗腿子打死我去喂狗。結果，我的左手臂被打断了。这时伙伴们聞声赶来，对奴隶主說：“他不是牛，更不是馬，不要这样打！”余子哈恶声恶气地說：“养不把家的狗該打，不听話的娃子該死！”又是一陣毒打，我終于昏迷过去。余子哈說我装死，用脚踏在我胸口乱踩。伙伴们憋不住心里的气憤，齐声吼了起来。奴隶主朝伙伴们瞪了几眼，縮回屋里去了。

我苏醒过来，木靴、鉄鏈已經套在我身上，而且还比

以前增加了一副脚箍。他们把我的左膝弯起来，套上铁圈，然后在膝关节的弯曲处打了木楔。这样，左脚杆便伸不直了。

就这样，我被奴隶主关在又脏又臭又潮湿的猪圈里，什么铁链、手箍、脚箍、木靴，紧紧缠在身上。时间一长，皮肉磨烂了，两只眼睛凹下去了，颧骨凸得很高，脸皮黑得象锅底。遇到雨水天，就泡在泥水里；热天，苍蝇蚊子叮得全身红肿。我的头发有两尺多长，披散在身上，娃娃们看见我，惊惶得赶快缩着头躲在一边，有的吓得哇哇大哭。

狠心的奴隶主为了拿我做个活样子吓唬其他娃子，竟把我折磨成这个模样。人说草乌最毒，其实世上最毒的也毒不过奴隶主了。

七年过去了。我好不容易盼到了解放。在即将宣布改革的前夕，大黑彝余国栋天天来余子哈家商谈反对改革的事。我听了非常气愤。有一天，我从板墙缝中听见他们在说：“克火这娃子，改革起来是我们的对头，挖他的眼睛割他的